大學意

大學意

端文顧公著

聖經章旨

近道矣節截上是統論綱領旨趣而總結其意下是細論條目工夫而兩結其意細分之大學之道節是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大學之綱領知止節是言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由物有節正是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節是言大學之條目物格節是覆說上文條目之意自天子節是探其本結之其本節是又以其本結申之總是八條目不外於三綱領而三綱領不外于明明德蓋明明德者明己之德新民者明人之德要其極則曰止至善而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夫人不可以不學方其幼也既從事於小學之功及其長也復進之以大學之道是道也所以明乎義理者在是所以措諸事

業者在是而果安在哉在明明德焉蓋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足以具衆理靈足以應萬事本若是其明者也但為氣拘物蔽則明者有時昏矣故學者當因其發見之端而遂明之以復其初焉夫然則大學之體立矣然是明德也民與我同有者也但為氣拘物蔽則新者有時而舊矣故既自明其德又當推以及人而鼓舞以啟其同然之良焉夫然則大學之用行矣然而明德新民莫不有事理當然之極焉是所謂至善也故未至於是也而必求其至已至於是也則安止而不遷以明德則無一毫之弗明也以新民則無一民之弗新也而大學之道不在是哉○道字不必作方字見理之當然如明德新民止至善固大學理之當然者故註有三个當字新民重大人身上看註使之亦有句要看一使字三在字俱承道字來註三當字有勉人

意在非貼三在字也虛是體靈是用止字以工夫言下節知止止字以實理言即至善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夫大學之道固當止於至善矣然不先明諸心以知所往則亦不能力行以求止也故必由學問思辨之功以造於融會貫通之地於明新之當止者皆有以知之至焉由是而馴至於至善也其機烏容已哉既曰知止則知之所在志必趨焉斷然在此而不移於彼矣心不於是而能定乎定則物欲不能為之動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心不於是而能靜乎靜則物累忘而道心自從容處常可也處變可也心不於是而能安乎既曰能安則閒暇之餘足以起精明之識無物者能覩物無事者能應事心不於

是而能慮乎。夫由知止而至於能慮如此。則反之身心性情之間。而明德之至善。於是得所止焉。推之天下國家之大而新民之至善。於是得所止焉。若此者。知止之所致也。然則學者可不以知為先務乎。○首一而后重。下四而后輕。知止二字另講中間輕遞過明德新民。只首尾用之中以至善貫曰知止曰能得首尾相用。中幾句有次第。無工夫。俱就心說知止舉成効言不是尋常之知也。此非用工精造。安能到此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至於慮又是臨時研審工夫。能慮亦尚未及行。此節深切處只在知止二字。定靜安慮。須講得輕些。恐礙能得故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合而觀之。明德者己。新民者人。人己分而形體見。所謂物也。必先明己德。然後可以新民德。物不有本末乎。知止其用力。能得

其收功功力分而作為見所謂事也必先知止而後得所止事不有終始乎本始其所先也末終其所後也有志於大學之道者能知當然之序不可紊而必循焉以求之則德可明也民亦因可新也止可知也得亦因可能也雖未能與道為一不亦近道乎。此結上意正示人以入德之方也知所先後知字與上知止知字不同蓋在知止之先也此非徒知之乃是進為之序屬行上說道即明德新民知止能得虛齋以道字開說非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致致知在格物

夫大學綱領固不外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矣然是三者之條目則有八焉古人以明德為新衆人所同得而欲推己之明德以

新民使之革舊染之污、而有以明其明德也。蓋不自天下始也、以國者、天下之觀望、必先立標準、督敎誨以治其國焉、然不自國始也、以家者、國人之觀望、必先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焉、又不自家始也、以身者、一家之表率、必先謹舉動、審應接以修其身焉、欲修身而不遽求之身也、以心者、一身之主、必先敬以直內虛以應物、務還其有善無惡之真、而正其心焉、正心何先、以意者、心之所發、必先於一念發動之始、戒欺求慊、實於為善去惡、而誠其意焉、誠意何先、以善惡之所由辨者知也、必先推良知之天、以盡此心之量、全體大用無不明、而致其知焉、致知之功又果何在乎。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物理、相為流通、欲致知者、又在乎即物窮理、究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本之身心性情之微、推之天下國家之大、而莫不有以考之也。格致誠正修明明德也、齊治平

新民也格致是求知止誠正修齊治平是求得止雖有八條目、總一明明德之貫通耳六先字、不惟見序之不可紊、而功之不可缺意亦在內了、一在字、與先字同意、非有異也、物即明德新民若太說泛了、則豈能盡物而格之乎、古之句、要體貼均平意出來、正心兼動靜說、意乃心之發慮處、致知知字、是吾心之良知、格物是逐件事、致知是全體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夫古人有所事而必有所先者何哉、蓋以於理之在物者無不格則一眞內融萬境俱徹、而知之在我者、亦隨所在而無不至矣、故致知在格物也、知焉既至、則真妄善惡、皎然明白意可得而誠矣、故誠意先致知也、意焉既誠則心無所主物不能動而

可正矣此正心先[於]誠意也心焉既正則身有所主物不能累而可修矣此正[修]身先[於]正心也身無不修則有以儀刑於家家由是可齊矣故齊家者必以修身為先焉家無不齊則有以感化乎國國由是可治矣故治國者必以齊家為先焉國治則為近而舉遠而天下由是乎可平矣乎天下下者安得不以治國為先哉所謂大學之條目如此入大學者焉可紊其序而缺其功哉

○此覆言條目之意正見人當如此也還是丁寧反覆之意首而后字無工夫後六个而后字有工夫在內自知至至末逐句加一可字方字[是]觀註可見自物格至身修德之所由明也自家齊至天下平民之所由新也物格知至至善之所由知也意誠至天下平至善之所由得也兩條雖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意]然數先字與數后字與知所句意自不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夫由上文觀之明德之條目有五而脩身有以成其終新民之條目有三而修身有以成其始身之係於人也大矣故概天下之人觀之上自天子之尊以至下而庶人之卑皆以修身為之本焉君民雖異位而成己成物之責則同上下雖異勢而以己及人之理則一蓋一修身而成之為明德有以收格致誠正之功達之為新民有以善齊治均平之用信乎身之外無餘物修身之外無餘功矣○天子乃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庶人乃有輔天下國家之責者曰以至則自天子而下自庶人而上可知本字作切要緊務看非天下國家之本之謂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彼家國天下非末也對身而言則身為本而家國天下為末焉

茍身焉不修、其本亂矣、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末治者、無是理也、國與天下非薄也、對家而言、則家爲厚、而國與天下爲薄焉、苟身不修、而家焉不齊、其所厚者薄矣、欲求國治天下平、而所薄者厚、無是理也、有是責者、可不知所務哉。○身家並重看、挈一个身字、見明德必終於此、挈一个家字、見新民必始於此、所謂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故兼結於此、欲人知所重也、

克明章

康誥曰、克明德、

夫經文明明德之言、出於夫子、而非始於夫子也、康誥曰克明德、言文王敬止之妙、得於緝熙、德之得於天而本明者、夫固不爲氣所拘、物所蔽也。○此章釋明明德、三引詩書、皆有明字在內、

亦立言之法、宜玩克明連看、克字不必重、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然言出於周書、而非始於周書也、太甲曰云云言成湯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而動靜皆顧諟明命也。顧諟兼動靜言、心常在、則目常在、

帝典曰克明峻德

然言出於商書、而非始於商書也、帝典云云、言堯德性所蘊一出於安安、恭讓所形、一成於允克、德之本大者、夫固充滿其量而不爲氣拘物蔽也。克明無工夫、光被四表等句不可入講、恐犯新民、就堯一身言之、纔是、

皆自明也、

夫歷觀三聖之書、以稽三聖之學、雖不同矣、然不同者書而所

同者言皆自明己德耳如曰明德曰明命曰峻德即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曰克明峻德即經文所謂明明德也文豈有異於湯湯豈有異於堯乎。上三引書只輕敘過皆為其有合於明明德之說而引以釋經文耳此節須串講方見皆字意曰自者所以別於新民也或謂三聖之言皆吾夫子所云明明德之意耳亦通

盤銘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經文所謂新民者何如蓋新民之道不始於自新則無以為新民之本不終於新天命則無以見新民之極彼湯之盤銘曰人之有德猶人之有身也誠能一日奮然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以滌其舊染之污是有以自新矣然人心之出入無常天理之存

亡甚易故必日日新之又日新之而繼功於已新之後若然則德已新而新民之本立矣。此言自新之功以著新民之本也蓋所新雖在民而新之之機則在我苟字用力下二句須串講方見界無間意重去惡還舊染之污指物欲言不必說氣禀也

康誥曰作新民

夫民心雖蔽於物欲拘於氣禀然蓋惡有時而發見即此是自新之機也為人上者必迎其機而振作之為之衣食而使俯仰有賴為之學校而使講習有地以去其舊而即於新則民德以新而新民之用行矣。此言新民之事也講作字不必以商之餘民染紂惡俗言蓋此乃康誥本旨傳者引言只是斷章取義也耳民晧黙天下國家兼教養言此節雖言新民要兼推己德意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曰、周自后稷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於文王之世始受天命夫天命新、固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又可以見自新之極矣。此言自新新民之極也、新民上推出一自新、受命在何處見只是德化大行、而歸附日衆耳、重新民上、觀註新字於民字可見於旱麓見作人之功、於有聲見厥成之效、

（自新上推出命一新民）（命）（可）（可）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不造其極、則無以為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則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雖未必民德之盡新、而吾所以自新以為新民之地者、則必用其極而後已也、雖未必天命之遽新、而吾所以新民以為受命之基者、則必用其極而後已也、不然烏足以語新民之極功哉、。總承上說勉君子去盡新民道理、自新新民並講亦無妨、然必須合講幾股方發得極字意出、而起繳

處則重新民上也君子是新民者極即是至善不可以受天命作極字此章釋新民三引書句〻有新字在曲 此推之聖經新民朱註作新字信也

邦畿章旨　止於信分戴上是總言止至善之理下是明言止至善之實細分之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二節言人當知所止三節示人以當止之則四節言明德之止至善五節言新民之止至善總是止至善之學其理之當循而功之當盡有如此者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何謂也詩云云云以此觀之可見物各有所當止也○全重一止字註物字說得廣語其綱則明德新民耳惟民所止是居止之止物各有所當止是至善之止也此言物各有當止之處天理之本然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

孔子讀此詩而歎曰黄鳥乃一物之微而止於邱隅尚知其所當止況人為萬物之靈可以不知所當止之至善而不如鳥乎以此觀之可以見人當知所止也○此即物而言人當知其所止人事之當然也重孔子説詩上註知字要緊兼能得意註人字正指明德新民之人但不可露出耳上三止字粗註止字與下敬止字精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然人之所當止者果安在也詩云穆穆文王能繼續光明自然無不敬而安於至善不待求所止而自得所止也今自其所止之大者言之其為君也仁非煦煦之仁而止於仁之至善君道之

極此其定矣、為人臣而止於敬之至善、臣道之極此其定矣、為人子而止於孝之至善、子道之極此其定矣、為人父而止於慈之至善、父道其極矣、與國人交而止於信之至善、交道其極矣、夫文王之敬止即至善所在、物之各止者此也、人之當知者此也、學者究其蘊於五者之中、而推其類於五者之外、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穆穆句虛、緝熙句正見穆穆意、緝熙以心言、敬止以事言、緝熙敬止連說、言其常常光明而敬止也、下五句、乃敬止之目、每句內入實事講不妨、但要俱見得所止意、五者之德、須隨事合當如此、便是止、非謂必造其極而後謂之止也、國人以百姓言、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信不專於期必的信、緫要收拾敬止、又挽在經言止至善上去、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文王之敬止如此以此體之於己則為明德之止至善以此推之於人則為新民之止至善也自其明德之止至善言之詩云云詩之所言果何謂哉其所謂如切如磋者蓋言君子之為學何者為當然何者為所以然講習以聚之討論以辨之精矣猶以為未精而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自修何者為天理何者為人欲省察以審其幾克治以致其決密矣猶以為未密而益求其密也若然則知行兼盡而為求止至善之方矣其瑟兮僩兮之言則言君子之存於中者純一嚴整而

無放逸怠惰之失也其赫兮喧兮之言則言君子之見於外者光輝明著而有從容中道之妙也若然則表裏俱盛而爲得止至善之驗矣所謂有斐云云則又言君子由學問自修之功以造於恂慄威儀之地則其身之所得既有以極其統體之大而吾德之所止又有以極其純粹之精曰恂慄是德盛於內而內焉一至善也曰威儀是德盛於外而外焉一至善也夫德者人所同得今君子既能得之而充盛宣著又如此故民不能忘也德至於不能忘是明德之止至善於淇澳之詩而可稽矣。詩輕敘過分言之學是知包格致事蓋求知明德之所止也自修是行包誠正事蓋求得明德之所止也恂慄是驗明得德之得止於中威儀是驗明德之得止於外切磋琢磨把許多怠惰放肆妄念私意却除盡了而此心純是一个嚴敬終日欽欽更無放逸

由是發於外者、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是威儀、即此嚴敬之
基於外者也、瑟訓嚴密、是不粗疏也、僩訓武毅、是不怠弛也、宣
著貌、赫字盛大貌、喧字戰懼總解、恂慄、不可分貌、德貌、恂慄容
貌、威儀、盛德至善串講、所謂至善、即恂慄威儀也、德字不着澤
被於民說、止是有以感其同然之心、而不能已其企仰之懷意
此以當時言、與下沒世不忘少異、民字包天下國家在內、末句
乃得止之應也、一節重明德止至善、而發新民之端意。盛德
至善不平言、由學問自修工夫造恂慄威儀地位、則充積已盛
又悉底於至善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
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自其新民之止至善言之、詩云云云、夫前王果何脩而得此哉、

蓋前王制禮作樂、而立人極、以垂軌範、是其賢也、爲後賢者、則法其德而識大、識小、有以賢其賢焉、創業垂統、而建丕基、以裕後昆、是其親也、爲後王者、則守其業、而宜君宜王、有以親其親焉、休養生息、與民安享太平者、常遺之以樂也、後王民則含哺鼓腹、而安其樂、分田制里、使民各有定業者、常遺之以利也、後民則鑿井耕田、而享其利、夫舉天下之大、歷後世之遠、無失所之民、其餘澤在人如此、此所以既沒之後、人猶思之不忘也、新民之止至善、於斯驗矣、然何莫非明德之止至善以使之哉。註所以二字、指明德言、能使二字要緊、蓋此節重前王新民止於至善言、不重後人也、四其字指前王言、賢以立極言、親以垂統言、樂利不必分教養、親賢樂利、非新民之止至善所以致親賢樂利者、則新民之止至善也、要見盛德至善之餘澤意

本末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果何以見之夫子嘗言曰聽訟云云夫聖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者何哉蓋訟之興也皆虛誕之詞鼓之而詞之妄也皆無實之人為之也今聖人能使民無訟則是狡僞者悉獻其誠而終不敢盡虛誕之辭非惟無訟於言而亦無訟於心矣果何以使之能然哉吾知民之觀感本於德而德之觀感甚於刑惟聖人明德之既明民志自為之懾服由是無情者欲盡其辭而自無可盡也聽訟者欲盡（聽民之盡）於聽而自無可聽也其諸孔子所謂使民無訟者矣即此而觀則知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

者、已德之新也本也明德為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為末而在所當後矣。首二句孔子之言、下皆曾子之言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使無訟句內、討本末出來、內須用有是無非、有直無曲、方見民德新也無情者、句、申無訟字、民德之新也末也大畏句、申使字、已德之明也本也此句內須用是非直曲、方與上應、此字指孔子所言二必也句、是結語句也不言末者、舉本以見末也或曰此謂知本之言、最是、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朱子補此條者、蓋以格物致知、乃學者初用力之地、於此而不用其力、則誠正修齊治平、舉無自而用其力、故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也、分四段看、言欲致至窮其理也、釋致知在格物之義、蓋人心之靈至有不盡也、推致知在格物之由、是以大學至求至乎其極、詳致知在格物之功、至於用力至無不明矣、著致知在格物之效、末句是乃結之也、始敎始字、乃對修齊治平而言、表大綱、裏條目、精所以然、粗所當然、全體指具衆理言、大用指應萬事言、

誠意章旨　三節截、首節推誠意之功、而要於謹獨、中二節只是

言自欺之弊以見當謹獨也則中二節已包在首節內了末節言自慊之驗而結謹獨以誠意也大意上三節言獨不慎則意不誠故君子必慎其獨末節言意既誠則效隨之故君子必謹獨以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也謂蓋人之常惟莫不有善而無惡人之一心莫不好善而惡惡但其氣拘物蔽冥然不知善惡之所在者固無足言矣乃若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未必無不好者以間之於內知惡之可惡而惡之未必無不惡者以雜之於中是自欺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其惡惡也有如惡惡臭之

真其好善也有如好好色之真則惡務決去之以求快足於己初非為人而惡之也善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初非為人而好之也不謂之自慊而何、夫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則此心之真偽、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君子於此、即其發動之初審其幾微之辨、果自欺與、則愈自禁止、抑自慊與、則愈自勉勵豈待著見而後用其力乎。此言誠意必在謹獨也毋自欺也句極重如惡三句、皆申此句、自欺自慊不平、不自欺則能自慊矣慎獨是示人以下手工夫處也慎之之功、即不自欺而求至於自慊處朱註言為善去惡而貫以知字、從上章格致來也君子是自修君子、此處工夫極細、如有九分天理、一分私欲、即是獨之不謹、即自欺不自慊註幾字、即獨中一念之萌處實與不實之所由分耳、兩自字、對人言、對外言、要看、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欲知獨之不可不慎盡觀諸小人乎彼小人不能慎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萌為不善於閒居而厭然於君子之見欲掩而卒不可掩焉欲詐而卒不可詐焉則亦何益之有哉所謂善惡誠於中則必形於外正此謂也是皆小人不能慎獨之所致故君子謹獨之功雖非鑒小人而後有而其所以必謹之至則亦懲小人而益力矣。此引小人不能謹獨重戒君子非與上平看也閒居以地言當不得獨字為不善無所不至此惡誠於中也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此惡形於外也慎獨與上同但此兼戒小人意不可以上為心以此為地誠中形外兼善惡亦視命題意何如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觀小人之事則知獨之可畏矣曾子平日有言曰幽獨之中隱微深僻然為善於幽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惡於幽獨者惟恐人知而人無不知是即十目共視十手共指之地也一目一手不及之地而曰視以十目指以十手則其視其指也衆矣可畏孰甚焉毋曰指視不及而可無所不為也以此觀之則為惡於閒居之地而欲詐善於見君子之時則誠無益矣此君子所以不可不謹其獨也。此節只自是明上文謹獨之意首二句兼善惡平說即人之視己二句意其嚴乎即掩不善無益意即此觀之尤見惡之誠中形外而君子所以必不可不慎獨也註中雖字重。此節是誠中光景下節是形外效驗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由此觀之、可見誠意在於謹獨矣、能謹其獨、而其善之形於外者、又當何如、彼富能潤屋、正猶人能誠意而有德、豈不能潤其身乎、潤身如何、蓋惟有良德、則心無愧怍、而寬裕自如、由是而施於四體、不矜不肆、從容自適矣、意誠之驗如此、故君子有見於此、必戒自欺、求自慊、以誠其意、而全其德也、是則觀誠意之驗、固不可無誠意之功、非盡誠意之功、又何以得誠意之驗、有志於正心之學者、可不知所先乎。○此言誠意之驗、而結言君子當謹獨以誠意也、首句輕、不可與下對看、潤身且以積中發外意寬說、心廣從潤身來、體胖從心廣來、歸重體胖、意方見是潤身、心廣體胖、便無消沮閉藏之貌、君子非為效驗而誠其意、正以潤身必由於誠意耳、

正心章旨　首節言心之所由以不正、二節言身之所以不修、末

是述經文以結之、通章言心應物而不察、則用或不得其正也、

重正心上、勿以身心平、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謂也、蓋人有虛靈知覺之心、則必有喜怒憂樂之用、於此發之、而皆中節、奚不得其正之有、惟夫方寸之間、有欲而未靜、本原之地、有主而不虛、於忿懥也、於恐懼好樂憂患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以應之、則皆不得其正矣。○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但要以虛待之、未來而不豫期、既來而不偏主、既往而不留滯、身有云云、心之不正、多在用上累了、而正心工夫、其要必在察乎用之有所與否、察字甚重、恐懼是臨事時、憂患是未事時、欲動則情勝、不可分、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夫心者、身之主也、苟得其正而無不存、則百體從令、而無不當其理矣、如其不在、則此心與喜怒憂懼而俱馳、蕩然無歸、目雖司視也、耳雖司聽也、食雖在於口也、心既不存、則不見不聞不知其味矣、推而至於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將無一得其理者矣、而何以脩身也哉、○首句截、心不在焉、外馳於四者之用、而中無所主也、不見不聞不知味、非真無所見聞也、非禮而視、便是視之而弗見、下二句亦然、上四者、心之用失其正、則本體之不正隨之矣、檢與修有分別、視之三句、是無所檢也、無所檢故身不修、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夫心不正則身不修、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

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務各得其所而我無與焉可也。此字指上兩節言二句一氣說在字有先字意在內此正心只在用上加功要重心上繳須云不然則恐懼忿懥好樂憂患之情雖有所偏亦不過病於內耳而何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食之不知味遂因之也哉是則修身固為大學之本而正心又為修身之要也

齊其家章旨　末節分上二節俱是言身之不修家之不齊意總在言外故好三句申上五者之偏言故諺節申上好而三句言上下俱一意勿以為上情之偏下為偏之害也末節是總結上文之意見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意此所以欲齊其家者當先修其身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何謂也蓋身與物接不免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也然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也但常人任其情而不加察或於其親愛而偏焉或於其（賤惡而偏焉或於其所畏敬而偏焉或於其哀矜敖惰而）偏焉夫偏於親愛畏敬哀矜者是好而不知其惡也偏於賤惡敖惰者是惡而不知其美也誠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則情之所發各當乎理則身之所處不隨於一偏求之天下蓋亦鮮矣。五者雖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辟者當好而過於好當惡而過於惡也惟所向而不加察意重皆藏於親愛等內也故好二句只承上意而反言之中言五者之偏鮮矣還指情言通節就常人言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所謂好惡而知之鮮者、觀諸諺語而可見矣、諺有曰父與子一體而分者也、故知子者若(莫)父而不知其惡者無他焉溺愛之情蔽之耳、好而知惡者、天下誠鮮矣苗與農始終相信者也故知苗者莫如農、而不知其美者無他焉、貪得之心奪之耳惡而知美者、天下誠鮮矣、○故字、亦緊承上文故好二句來此兩節當緊緊相承、不可以上節為身不脩、此節為家不齊、亦不可以上節為好惡之偏、此節為偏之害、是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即家之所以不齊也、故上節天下鮮矣後且莫繳身不修、直至此節末後、方通繳之、夫人情之偏至此、則身不可得而修矣、尚何以齊其家也哉、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夫好惡徇於一偏則吾之所處且不得其理矣是謂身不修也以之處家豈能使一家之是刑內外各得其分而歸於齊乎欲齊其家者盍亦公於好惡而修其身哉。此節乃反結之也

治國章旨　在故治國在齊其家分載上是詳齊治之事而通結之下是咏齊治之事而申結之細分之首節是釋言治國在齊其家之義二節是引書以明立教之本三節是敎成於國之效四節則承一人定國而言治國者當以身先之也五節通結上文六七八節則引詩而咏嘆齊治一機之理九節則又申結之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所謂云云者何謂也蓋身修則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修

而家不可教乃能教國人者、無是理也故齊治君子、惟修身以教其家、其身初不出於家而化自行於國、所以然者何哉蓋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孝者、君子修身以教家之事親者也然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事君之道、寧有外於孝乎弟慈亦然惟其理之一、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首四句截其家不、可教而教人者無之、便含个修身教家而能教國意了故承之曰君子不出云云、此處且勿涉家國一理意、孝者六句、正發明家國一理、以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意、所謂教國者、非是教其事君事長使衆也、原是教之以孝弟慈也、教國人以孝、則國之為人子者、皆興起於孝、亦知所以事君矣、教國人以弟（則國之為人弟者、皆興起於弟、亦知所以事長矣、教國人以慈、則國之為人父母者、皆興起於慈、亦知所以使衆矣）以慈亦然此節非止言齊家以治國、乃究言教國本於家意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

者也

然是孝弟慈也根諸人心之固有而非由外鑠發諸天理之自然而不假强為康誥曰如保赤子誠以赤子有欲不能有言為之母者惟其中心不容已是以心誠求之雖或不中亦不遠矣是道也不學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未嫁之先此理存於中既為母之時此理形於外豈有先學養子而后嫁者哉慈幼之理既不待於强為則孝弟慈亦豈待於强為哉但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如字輕只是説一慈幼不是説保民當如赤子心誠句正言保赤子之道此處要見自然意未有句正繳心誠乃反言以見意立教之本本字指孝弟慈説識其端而推廣之非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満其本然之量耳蓋一念之孝推之念念皆孝然後成个孝餘倣此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信能推廣之、其效何如、均一孝弟慈也、自懽然有恩以相愛者謂之仁、自燦然有文以相接者謂之讓吾能脩身於上而以仁教其家、家之人無不仁、則一國之中、莫不興起而為仁矣讓傚此、此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也、向使一人貪戾而不仁不讓、則無以教家、而國之亂隨之矣、是則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其機如此此謂一言之失、足以僨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者也、君子安得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階、而行孝弟慈、以為定國之本哉、○上二條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此節、言能教其家、自可以成教於國也、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處、要根上良心自然、家國一理意來、講仁讓俱兼孝弟慈、

言有躬行意在內貪是貪欲戾是悖理總是仁讓之反也作亂是不仁不讓之極也機字兼善惡此謂二句是古語一言句是一人貪戾二句意一人定國是一家仁四句意效是實效教成於國即是效非教成於國之外別有效也發動指家國言所由指身言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夫一人而足以定一國之大亦以一國之德化自一人而出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仁讓而帥天下以仁民亦觀感而從其仁桀紂躬為貪戾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若是者豈民之性仁於唐虞而不仁於夏商哉蓋令之

也必其身之也而後可、苟所好在暴而令天下以仁則民必從所好而為暴不從所令而為仁也、民心從好不從令如此可以得為國之道矣、是故君子必脩身而有孝弟慈之善可以敎家矣、然後出令以責國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可以敎家矣、然後出令以正國人之惡、夫責善本於自責、正人本於正己恕之道也、恕則以好不以令、而民之喻之也必矣、苟不能推是心無善於己、而欲求諸人焉、有惡於己、而欲非諸人焉、則所藏乎身不恕矣、乃能曉喻斯民、使去惡而為善者、未之有也、不然、均是民也、在堯舜之世、何為而仁、在桀紂之世、何為而暴耶、○承上一人定國而言、意主善一邊、桀紂不恕、特反言耳、重君子身敎上、其所令句、承上二邊說畧斷、不可以所令承桀紂、亦不可以君子句專承堯舜、是故承其所令句來、蓋民惟從好而不

從令、故君子惟正身而不專事乎令也、有諸己、無諸己、所好也、求諸人非諸人、喩諸人、所令也、蓋非無令、但不專乎令耳、堯舜帥天下、帥字內有修齊意、

故治國在齊其家

夫自其理之合一而言、則孝弟慈之行於家者、即可通於國者也、而觀(況)於立教之本、出於自然、自其機之相通而言、則仁讓之始於家者、即可以教於國者也、而觀(況)其帥先之化由於一人、故欲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通結上文、齊家內含修身意、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上釋齊家治國之意至矣、然猶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引詩以

咏嘆之詩云云云是詩也盖美賢女之敎化於家也吾於是而重有感焉、蓋善治國者、能脩身齊家、使家人無不宜、由是、而推焉、以家人之善者、爲國人之善也、不然、内多慚德、道且不行於妻子矣、而况於國之人乎、齊治一機之妙、於桃夭之詩可稽矣

。三引詩、平平説、只是咏嘆家國同一揆之理、欲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容已耳、下宜其家人、就治國者説、不復指女子也、宜字、指已善者言、要點修身教家意、而后字要玩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

非徒桃夭之詩言之也、詩有曰、宜兄宜弟、是詩也美君子令德之篤於親也、吾於是而重有感焉、蓋國之人、猶吾兄弟也、國人之心、猶吾兄弟之心也、爲治者、必先修身教家、使一家之兄弟無不宜、由是而達焉、以兄弟之宜、爲國人之宜也、否則民彝倫泯

亂道且不行於兄弟也而况於國之人乎、齊治一機之妙、於蓼蕭之詩可稽矣、。宜兄、悌於兄也、宜弟、友於弟也、而后字、要玩下宜兄句、就治國者說不必再粘上、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非惟蓼蕭之詩言之也、詩又云、云是詩也美諸侯儀刑之孚於人也、吾於是而重有感焉、蓋為國者、能修身教家、而我之為父子兄弟、皆足以為法於家、斯謂其儀不忒也、然後下觀而化、國之民皆法之矣、否則一人喪德、下民成風也、又何法之足言乎、齊治一機之妙、於鳲鳩之詩可稽矣、。夫三詩之言雖異而三詩之旨則同、君子咏嘆焉、而齊治之理、可以深長思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即此觀之、家人兄弟之宜、父子兄弟之法、此家之齊也而基國

之治焉、國人之教、斯民之法、此國之治也、而肇於家之齊焉可見治國在齊其家也、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其此之謂歟。此字、承三引詩言、

平天下章旨　分作五大段看、第一段、首二節、言平天下有絜矩之道、而解絜矩之義、自此至末、皆自絜矩二字推之、第二段、樂只君子以下三節、因好惡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以推廣絜矩之意、第三段、君子先慎乎德八節、因理財而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以推廣絜矩之意、第四段、秦誓以下四節、因用人而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第三節四節所引論好惡之意、有大道節、直從前面絜矩收以來、合上理財用人之好惡、而以大道之得失、總結天命人心之得失、第五段、生財至末五節、又明理財本於用人、其足用之道、不必外本內末、以申第三段論

貨財之意無非推廣絜矩之意也絜矩是一章骨子所謂絜矩只是與民同欲四字然所謂同欲不是同其財貨用人之欲乃是公財貨用人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欲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謂也亦惟驗其同然之心於國人而推之耳何則上能老吾之老以孝而教於家也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孝焉上能長吾之長以弟而教於家也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弟焉上能恤孤以慈幼而教於家也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興起而不倍焉以是而知老也長也孤也天下之人盡之矣欲孝也欲弟也欲慈也天下之心盡之矣使不有以處之則其所興起者或不能遂其願而反有不均之歎矣

是以君子之於天下不惟自盡其孝弟慈以化之也必當察彼同然之欲推己所欲之心以度之使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幼其幼而得其分之所當為願之所欲為焉是君子度之以心而天下無不平猶人度之以矩而萬物無不方者矣。此條是原其治國之機而因亦平天下之要道也不倍分截上指國言下就天下言上老至不倍與一家仁四句同但彼言家包身在內此言身包家在內不倍謂不倍恤孤之道亦如上之慈幼也上老三句只是起下絜矩意註人心字指天下之人心言矩就心說即是孝弟慈之便思所以處之也註因其所同四句解絜矩上下四旁三句又是以絜矩說出天下所以平也前章重教此章重政是以二字承上來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

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之義何如、不越於同其好惡而已、然知其所惡之同、則知其所好之同、盡卽惡之一端言之、上下不同、而同此心也、則所

（不同而同此心也前所惡勿施而攄其恕於前後左右不同而同此心也前所惡勿施而攄其恕於）

惡勿施而攄其恕於上下前後左右亦云云夫上下也前後也左右也、各有分願、卽所謂矩也、毋使事也、毋先後從前也、毋交也、各得分願、卽所謂絜矩也、以一人觀萬人而人無遺矩矣、以一心觀萬心、而矩無遺絜矣、此之謂絜矩之道也、而所以平天下者、脊此矣。上是以人之同心、而得絜矩之由此、是以己之推心、而得絜矩之義、但是言絜矩模樣、非正言、其事也、彼為我後我當其前、是曰先後、彼為我前、我承其後、是曰從前所惡之事、不止於不忠無禮、故各以如字冠之、不若泛說身之所處至

無不方矣是解絜矩正義未就平天下說彼同有句下方歸正意上去、道字、與首節道字同、勿講作義也所惡即是矩毋以即是絜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夫是絜矩之道、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者也詩云云云、夫君尊也而以為有父母之親者何哉、蓋言君子有絜矩之道、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是上之愛其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彼民之親其上、不猶子之愛父母乎、此能絜矩之效也、○此與下二條、是承絜矩而言好惡、此引南山之詩、而申之、以明好惡、能絜矩之得也、好惡泛言、即絜矩也、末句勿作稱子民之職、當以得民心說、愛民如子句、應白文此字、蓋原上意以起下耳、至民愛句

方是貼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爾瞻蓋言有國君子之居於民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觀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必兢兢戒懼、惟恐拂民之欲、而失民之心也、苟不能絜矩、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而為天下之大僇矣、此不能絜矩之害也。民具爾瞻望重則責重矣、有國者一句、乃承上起下意、慎字以好惡貫講辟與民之所好二句相反、天下僇與民之父母相反、有國者不專指師尹、就有天下者言、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夫好惡之公私少異而民之向背頓殊如此觀大雅之詩不尤可見乎詩云殷未喪師之時則為天下君而配上帝及其子孫乃失天下是宜監視於殷而知天命之難保也詩言如此蓋言殷之先王方得衆心而配上帝也則峻命可保而得國也此非所謂能絜矩以公好惡而為民父母者乎及殷之後王既失衆心而不克配上帝也則峻命難保而失國也此非所謂不能絜矩以偏於好惡而為天下僇者乎○此節結上二條味一未字則今之喪師可知未喪師者未失人心也監于殷監其失人心也未喪師即得衆也配上帝即得國也此題先作釋詩畢後把上文來講以見結上文意有天下者數句是補意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絜矩然其所重而當先者又在於德也故必格致以啓其慎之之端誠正以致其慎之之實若然則治平之本端而絜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附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處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一德修而衆善集德之當慎也何如哉。此言財貨能絜矩之得也在首句截是故不是古語是承上不可不慎說来但此慎字與前慎字不同前慎字即是絜矩此慎字高絜矩一層不可以慎德就作絜矩看慎德絜矩之本也先字要看此句有工夫有德四句是慎德之效當相因說此字即斯字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夫能慎德則有人有土而有財用是德者財之基乃治國平天

下之大本也財者德之致乃治國平天下之末務也人君當知所審矣。此承上文而言起下意不甚重本末論其理如此此只要見輕重意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夫德為本則當內矣財為末則當外矣苟或以德為外而不謹之以財為內而欲專之此風一倡民皆效之不見有德而惟見有財之可爭爭鬬之風劫奪之教豈非自上所施乎。此與下二節是財貨不能絜矩之失也奪是奪其上之財也爭民是就施奪曰施曰教正見其起於上之外本內末也註不能絜矩貼外本欲專貼內末此二句已有財聚民散意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義與利不並行民與財不兼得故外本內末而聚財於上則失

民心而民散於下、苟賤貨貴德而財散於下、則得民心而民歸於上、曰民曰財互為聚散、在彼在此、孰為重輕、有天下者、當知所審矣。○承上言爭奪興矣、爭民其有不散者乎、重上句、下句不過帶言之耳、財散非財散於下、只是不聚斂而專利意、民聚只是難散意、非是近悅遠來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夫財聚則民散固已、然民之散者、財亦豈終於聚乎、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吾見上有違命、則下有逆詞亦悖理而入矣、況財貨乎、使或貨以悖理而入、吾見上焉貪利、下焉爭奪亦悖理而出矣、能長守乎、專民利者失其利如此、此謂不能絜矩之失也○此承財聚則民散來、貨悖言悖、指君身言、亦悖指民言、言是上施於下者、貨是上取於下者、通節重貨悖意、上句但起下句

耳、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夫慎德而能絜矩、則有土有人而天命之得、從可知也不慎德而不能絜矩、則悖入悖出、而天命之失、從可知也康誥不云乎惟命云云、何以言之言人君之於天下也苟有德而能絜矩是之謂善、善則財散民聚得人心、而得此天命矣、務財用而不能絜矩、是謂不善、不善則財聚民散失人心而失此天命矣、所謂峻命不易者在是、而果何常之有哉、。此節對殷之未喪師而言、結上五節、兼絜矩得失兩意也、須合得失、方見不常也、善不善、俱以財貨講、不必開說、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既知財貨之公私、係天命之得失、則有國者豈可外本而內末

哉、彼晉趙簡子以白珩為問、楚王孫圉以正對曰、楚國之於白珩、有之不足為重、無之不足為輕、惟觀射父作訓詞、而寡君不辱、在(左)史倚相獻善政而先業不忘、是誠楚國之寶也、不外本內末、楚書其得之矣。此與下條、俱帶上理財看、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非特楚書有得於此義也、稽諸檀弓、亦有可見矣、彼秦穆使於晉、狐偃為重耳對曰、國家雖重、所寶不存、亡人在憂戚之中、得國恒於斯、不計也、失國恒於斯、不計也、惟思罔極之難報、而求以伸三年之愛、此則亡人之大寶也、不外本而內末、舅犯其得之矣、夫彼有國之君、猶知所重、況有天下者、而不知外本內末以盡絜矩之道、其可乎、。仁親不宜泛說、指終喪言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夫絜矩之道、豈獨理財為然哉、至於用人尤當絜矩而不可拂衆人之欲也、秦誓曰、夫人不在於有天下之才德而在於有容天下之量、若有一介臣、自其外觀之斷〻誠一無他技能之可見而察其心、則己私盡釋器量寬平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其心休休然、而於物無所不容也、有容何如、人之有技人之彥聖不啻口出如此、則寔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由是以天下之才德理天下之事、凡我子孫可恃之為安、黎民可賴之為命矣、豈特一時一身之利而已哉、若夫無斷〻之誠休休之量、人之有技人之彥聖、不通如此、則寔不能

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不能保我子孫黎民社稷無
蠹長之慶國本無疑固之休不亦殆哉由是觀之好善之人誠
可好也妒賢之人誠可惡也絜矩君子可不知所好惡哉○自
此至逮夫身又以用人而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能絜矩與
不能者之得失也此節未有好惡只是分别一个善人為可好
者一个惡人為可惡者見君天下者當好之惡之也無他句正形
容他誠一之至當粘着斷斷兮作一句讀其心二句非兩平乃
一直意下五句正有容之實子孫黎民平看以字不重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
惡人

夫觀秦誓而任人之有關於國大矣故唯仁人私意無蔽而天
下之公在我故見媢疾小人當深惡而痛絶之則加以放流之

刑、迸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於中國即此惡ゝ之一端見好惡之皆當此正所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豈不能絜矩者可以與此哉。首句言仁人至公無私只承惡ゝ一邊来中國下、要補出愛意、仁人、指君天下者説、能愛能惡平上人字指好賢利國者、下人字、指妨賢病國者、能字却重、謂好人之所好而好以天下也、惡人之所惡而惡以天下也、即下文能擧能先能退能遠意、亦須竊用方好、

見賢而不能擧、擧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彼世之君子、亦有見有容之賢而不能擧、或擧之而不能先則是以輕忽放易之心、而待天下之士、不亦慢乎、亦有見娼疾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是以優游含宏之量、而待妨賢

病國之臣不亦過乎、若此者、知絜矩而未盡絜矩之道、蓋未仁而出入於公私之間者也。命與過重不能先不能遠上、命謂命於事、但可曰愛人而未可曰能愛人過、循之失刑、但可曰惡人、而未可曰能惡人、此節是承上起下意。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若彼全不能絜矩者、惟徇己見、不顧公私、好惡拂人之性、失人心、失天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灾患、得乎、。此言好惡私之極也、好惡內亦承秦誓二等人來不可泛言註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者、蓋上仁人能好惡人則公之極明矣至於好惡拂人之性則私之極明矣、前言好惡公私所該甚廣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公私固關國之興喪若用人一節、所關為甚大、故曰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

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夫國之得失、由於衆之得失焉、命之得失、由於善與不善焉吾固知其機之不可誣矣、然道所以運乎治、以為凝命保國之本者也、而得之失之、又豈無其機乎、自今言之、絜矩之道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非若私恩小惠之施也、君子之道大矣其得是道也、惟在於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大道不於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己、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雖欲絜矩、亦有所不能矣、大道不於是而失乎。

是故二字、直從樂只君子以下所言得失來總結之、大道、即絜矩之道也、註所謂修己治人者、猶之推己以及人也、要重治人一

邊但治人脫修己不得耳忠信只是一理而有內外之分自存諸心而無不盡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曰信故曰表裏之謂也矜是自矜高是自高總是務外不復向裏與發己自盡相反後是自放肆是縱肆總是恣意妄行不循法度與循物無違相反章內三言得失謂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以人言見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善則得不善則失見人心之得失係於絜矩此得失以心言見絜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故前言深切而此益加切也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機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大理財用人固絜矩之大端矣然欲足國家之用又非必外本内末而用私智小術為也生財自有大道焉大道維何盖必使國無游民而生之者衆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不奪農時而為之者疾量入為出而用之者舒自其生者衆而為者疾也是舉國而勤也有以開財之源自其食之寡而用之舒也是舉國而儉也有以節財之流將見國之用恒足矣豈必外本内末而後財可聚也○前只說不可聚財未及生財之道故此又云然也大道内含開財之源節財之流意此大道乃上邊大道中一事耳下四句正是大道恒足指國家兼足民意四之字皆指財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生財之大道豈容以易能乎必仁者乃能不外本内末以盡絜矩之道歸其利於下而不專其利於己由是民悦之而尊有元后之尊是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内末而失絜矩之

道、惟務殖財以恣貪得之欲不知聚財實為爭奪財之端、由是天下怨之、是以身發財也。不可以上節為生財、此節為散財、蓋生財大道、便是不外本而內末不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以財發身、一氣說、不重效上、重仁者能如此、上句是能絜矩之得、下句是不能絜矩之失、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以財發身之效何如、彼散財於下謂之仁、感恩懷服謂之義在上者、苟能崇本抑末、以孚民之生、而好仁以愛其民則為下者亦惟義之是好焉、而有媚茲之誠矣、夫既好義則必終身惟正之供、未有好義而事不終者也府庫之財、皆君之財未有好義而非其財者也、是其在君也以仁利下、在民也以義利上其始也

因利以聚天下之民其終也因民以聚天下之財矣仁人之以財發身如此則雖散財以得民而本未嘗無財也何必外本内末哉。此承上以財發身言不仁者反是好仁就用財上說好義從就尊君親上言重心上說其事不終非其財俱從好義來三未有字要見必然意有終非徒一時愛戴且不變遷於他日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以財發身之效如此因由仁者之公心實由所用得其人也蓋觀獻子之言乎其曰畜馬乘之家既食君祿矣則不復察雞豚而分民之利伐冰之家其祿既厚矣則不復畜牛羊而侵民之

利、至於畜聚斂之臣、則橫奪民之財矣、百乘之家、其祿益厚者也
豈可畜聚斂之臣乎、與其有聚斂之臣、而侵民之利、寧有盜臣、
而亡己之財、獻子之言如此、正謂有國者、不當專其利於己、而
以利為利、當公其利於民、而以義為利也○此引獻子之言、以
明不當專利之意、察雞豚二件、是分民之利、畜聚斂之臣、是奪
民之利、與其二句、要發明君子不忍意、此謂句、承上數件來泛
說、察雞豚、是利也、不察等、是義也、正是國不以利二句意、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
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也

彼長國家者、不知生財有大道、而外本內末、以奪民之財者、豈
皆己之所自致哉、必自聚斂之小人、有以導之也、此等小人、決

不可使者、人主不悟、方且以其善於利國、而使之為國家則天菑人害、雖然並至、不惟庸才不能救、雖有賢人出而為之勢終不可挽、亦無如之何矣、聚斂之臣、其害一至於此、此謂長國家者、不可以畜聚斂小人之利為利、當以生財有道之義為利也是知理財用人、固為絜矩之大端、而用人尤其要也能用人則能理財、而所謂絜矩以公好惡者、無餘術矣、由是人人各得其所、而凡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奚有不平哉、○上節就道理說不當求利、此就求利有害說見不可求利也末二句、重有害邊、此謂二句、與上不同、上是釋獻子之言、此是結言、